

陳儀閩台兩垂淚

●陳應彭

少數隆遇人物之一

近代政治人物中陳儀曾經追隨國父孫中山先生獻身國民革命，又曾隨從蔣中正總司令北伐、抗戰歷掌方面，屢膺疆寄，他在近代軍人中曾閱歷過排、連、營、團長，提一旅之衆馳騁於疆場之上，官拜上將，位躋專閥，是少數人中際遇特殊的人物。

陳儀早歲出身日本士官學校，清末回國在陸軍部當一名課員，浙江光復一度在都督府任職，抑鬱不得志。嗣又入日本陸軍大學深造，在軍人中算是受過完整的軍事教育，可以說是日本軍閥的老大哥。當孫傳芳以五省聯軍統帥進軍浙江，陳儀以浙人又與孫傳芳爲日本士官同學，因緣際會，任浙軍第一師師長，其時國民革命軍東路軍以破竹之勢長驅入閩，逼近浙境，陳儀察知孫傳芳大勢已去，密派其參謀長葛敬恩（台省光復任行政長官公署祕書長）潛赴湖北省謁蔣中正總司令於漢口軍次輸誠，奉密令派任革命軍十九軍軍長，事爲孫傳芳偵悉，扣押後又釋出，迨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即供職於軍政部。

陳儀在民國廿一年十九路軍發動閩變以後任主閩政，這時福建因遭兵燹，民生凋弊，陳儀不圖撫慰民衆，竟然驕橫造作，帶給福建無限災困。國府林森主席返閩省親，陳儀以一省行政首長藉故公出廈門，避不迎迓，無視於一國元首的蒞臨。閩省因連年天災匪患，沿海居民靠僑匯維生，大多數人都陷於窮困之中，民食尤其匱乏。陳儀爲要管制民食，掌握糧價，實施收購餘糧，計口授糧，於是有了糧食局之設置；委他的浙江同鄉金啓裕經理全省糧食管制業務。金某爲杭州的商人，精於計算，派他的親信，赴各產米區搶購糧食，商人大戶乘機囤積，造成糧價暴漲，民食供應告急，不得已已在糧食局下設全省公沽局，仍以金啓裕主其事，公沽結果，以福州一地每日南台大橋因飢餓跳河自殺者，竟有七具浮屍，可謂慘矣。

格殺特務目無中央

閩東張超，與軍統局戴笠局長爲軍校六期同學，閩變時潛入福建策反有功，爲軍統局在閩主幹，張超的公開職務是保安部謀報股長。陳儀爲調和與軍統局的關係，對張多方應付，經張超保

舉出任縣區長及省級公職多達廿餘人。張超時正監軍，任性跋扈，以軍統局的金字招牌作靠山，漸漸對陳儀不予理會，陳儀是一個老謀深算用心狡詐的人，其間因陳儀日籍侍妾行爲，中央屢獲情報員複雜離奇之檢舉報告，陳儀疑是張超所爲，懷恨在心；其時張超（國府林森主席與張超同是福州人）正暗地裏聯合各地民軍首領、海外閩僑、國民黨省黨部籌組反陳力量，發動驅逐陳儀運動，不意有張超舉荐之福安、政和二縣長倒戈向陳，蒐集張超倒陳證據後，陳儀立即將張拘捕。戴笠局長得悉張超被捕，即由軍事委員會電令陳儀押解張超至武漢候審；陳儀接奉電報後故予延壓，手令保安處長葉成於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將張超處決。最高當局在獲知張超被槍殺會專電以「殺張超之所爲，完全目無中央」加以申斥。

一片倒聲黯然離閩

閩南張貞出身保定軍校，國父孫中山開府廣州時任職大元帥府，革命軍北伐以師長隨何應欽上將的東路軍長驅入閩，屢建殊功。張貞統率的

四十九師駐節漳州、十九路軍發動閩變，張貞糾集閩南地方武力，協助中央部隊救平叛亂，功在鄉國，但却不為陳儀所容，時加構陷，廿六年張貞任廣州行營中將總參謀，忽一日行營主任接奉最高統帥令查張貞有通敵求和意圖，密電到達之日張貞正在行營參加軍事會議，殊張貞接奉最高當局電略以「兄獻身衛國，閩省魯莽，但白玉不容污染。」等語，張後以軍委會軍風紀巡察團上將主任駐巡東南。

僑領陳嘉庚經營樹膠業富甲南洋，熱心教育獨資創辦集美（廈門近郊）師範、高農、水產等校及廈門大學，聲名遠播海外，抗戰軍興，陳氏發動各地僑胞捐輸祖國軍費每日在二百萬元，民國卅年夏，陳氏間關返國慰勞將士，順道回原籍，閩南父老因苦於陳儀苛政紛紛指斥；陳嘉庚基於愛鄉情懷，將民情反應於陳儀，而陳儀却無所動於衷。在南靖縣各界歡迎陳嘉庚的大會上陳嘉庚公開指責陳儀十條不是，筆者這時就讀於省立南靖師範，全校師生也參加這一歡迎大會，親見陳嘉庚在演說時憤慨神情，次日各報刊載，陳儀復陳嘉庚的電文竟反謂：「言語搪塞，毫無接納誠意」，把陳嘉庚的條陳一筆勾銷。

陳儀在福建的用人更是奇特難解，主閩初期，縣級以下人員都作有系統的控制，初由區政人員訓練班而縣政人員訓練班而福建省幹訓團，由他的紹興老鄉即無政府沈銘訓主其事，在訓練團內有農業系訓練農技人員，各縣市農場場長技士等人員均由參加短期受訓之農業系學員派用，但陳嘉庚的集美高級農事畢業學生却被拒門外。又

福建省設有警官訓練所畢業學員派充各地任用、自立格局，而中央警官學校畢業學生派在福建工作的多數留在警訓所担任准尉工作，連巡官都一職難求。這些中央警校畢業派往福建畢業同學，到福建還要辦一項手續！叫做「視同」手續，即視同福建省警訓所畢業同學然後在福建才能從事警察工作。福建的縣區長多半由區、縣政訓班畢業的學員充任，陳儀為要肅清各地民軍及地方勢力，在派任縣長前由陳儀密示要予剷除的特定對象，令新任用的縣長在到職的前夕先予以刺殺，俟達成任務的次日才予接篆視事，這在我們福建是大家都知道的公開秘密。

陳儀在福建八年似乎看不到有什麼建樹，相反的却帶給我們福建許多災困苦難，在為政的歷程中得罪了許多「巨室」，在一片倒陳的聲浪裏於民國卅年秋黯然離開福建。

大風雨來臨的前夕

抗戰勝利台灣重歸祖國版圖，陳儀以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於民國卅四年十月廿五日接受台灣總督兼司令官安藤大將的降書，總攬全省軍政大權。他所選用的高級幹部，如財政處長嚴家淦、農林處長趙連芳、警務處長胡福相等皆是國內學有專長的英才，這時本省因飽受戰爭和空襲破壞，元氣待復，但陳儀為政之道似仍脫不了那驕橫跋扈的行徑。筆者係畢業中央警校奉派隨胡處長到台參加受降接管工作，當十月下旬我們同學將派赴各地接管警務時，陳儀曾召集我們訓話，他一開口就說：「英國戰後雖然經濟窮困連肥

皂也要排隊配給，美國想要給予援助，英國謝絕了，這是對的；一個國家為什麼要人家來援助」，言下之意對美國的援助深不以為然。但人窮志短，此時本省民衆和大陸同胞一樣需要的是衣物和糧秣以為生存。善後總署台灣公署其所以遲遲未予設立，可能種因在陳儀的這一概念。這時軍公教及民食每日薪資所得，實在難以維持溫飽，要求調整待遇之聲絡繹不斷，曾經有一次陳儀斥責軍公教人員謂「我自到台灣，家裏的二千塊錢到現在還沒有用完，物價波動沒有像你們說的那麼嚴重」。大有民飢何不食肉糜的想法，他那裏知道行政長官公館的麻豆文旦柚是一簞簞的由產地直往公館送去的，以此一例，陳儀的作為漸漸不為軍公教人員和廣大民衆所接受。

筆者於卅四年十一月初奉派接管宜蘭市警務，某日與駐軍七十五師二四團邵團長及地方人士餐敘，邵團長座就突然很憤慨叫喚：「陳儀是漢奸」！此言一出，震驚四座，問何以故？邵說：「國民公約（大戰時中央曾有國民公約之訂立），有一條明明是說：不用敵人和漢奸銀行的鈔票」陳儀現在却在用台灣銀行的鈔票，而且幣值比國幣還高，這不就是漢奸嗎？原來光復時七十軍進駐台灣，所領薪餉因國幣天天貶值與台灣幣值懸殊，因此中央在各軍政機構薪餉由台灣省就地墊付。陳儀一向對非其所屬之中央機構存有偏見，故對國幣與台幣間未能善加處理，導致駐防軍主副食都發生問題。因此邵團長的「陳儀是漢奸」使在座的一位地方人士也壯着胆量指向餐廳老闆說：炒「陳儀一盤菜」，我們在座諸人

更覺莫名其妙，經他解釋才知道，民間已把陳儀叫爲「豬官」，「官」台語話與「肝」同音。在這短短的九個月裏，軍隊與民衆，甚至公教人員，已經普遍對陳儀個人的作爲，有所懷恨，這也是大風雨即將到來前夕的徵兆。

暴徒橫行身處危樓

陳儀是因發生「二二八」事件而慘痛的離開台灣的，有關這一不幸事件的責任歸屬問題，最近官書、媒體常有報導，有謂陳儀應對整個事件負責任，也有說陳儀是替罪的羔羊，把事件歸咎于最高當局及中國國民黨。筆者在事變前夕，因參加經濟專業警察的研究，事件發生當日即奉處長胡福相先生令和其他廿餘位研究的官校同學調入警務處參加防衛工作，又因籍屬閩南，奉令走遍全台北市蒐集市內社情向處長報告，對事件曾身歷其境，（有關二二八各地治安概況筆者曾在本雜誌七十七年四月號第四十三卷第四期作概述）：

當事件發生的次日，陳儀已察知形勢的險惡，又顧慮他的政治前途和聲名，因此再三規戒軍憲警人員避免「流血」，同時以極溫和誠懇的語氣和態度向全省同胞不斷的廣播，勸告絕大多數的同胞回歸工作，恢復秩序。省紳黃朝琴、游彌堅、林獻堂、李萬居等也都參加出來廣播，但到了三月三日電台的播放已經改爲指罵外省人趕走阿山，並要軍警放下武器，並要求台灣廢除長官公署。我們知電台已爲暴徒所佔據，此時中央對事件的處理是：「政治上可以讓步時，儘量讓

步，軍事則權屬中央」的明示。無如各地在避免流血的命令下，各基層憲警單位已爲暴徒所佔據，情況已經不可收拾，台北市的情形更是惡劣，憲兵隊撤除各分遣單位，集中兵力在隊本部，市警局集中警力固守警察總局，各派出所分局也多數爲暴徒所佔領，長官公署原有的七個便衣警衛外，臨時由基隆要塞抽調一個中隊增援，警務處也很可憐全部警力只有一個保警分隊和我們二十幾個臨時調來協守的同學，這時的陳儀已處身危樓，坐以待援了。

三月六日傍晚我們剛吃完晚飯，突聞來自圓山方面的密集槍聲和呼喚聲，聲音越來越近，我們隨即進入戰鬥位置，俄頃人聲槍聲已迫近北平路長官公署和警務處的後側，當攻擊激烈時，長官公署一位班長中彈殉職，警務處二樓玻璃全部打碎，我們固守內牆的人也因爲沒有良好的掩體而退守二樓。大約一小時後，槍聲停止，我們清除北平路一帶巷道沒有發現血跡，也沒有看到什麼屍體，推斷暴徒們錯估已經嘗試我們旺盛的火力，因此一經接觸，即行逃離。次日幸憲兵第四團留在福建的那一營也隨來台查案的閩台監察使登陸基隆港，雖也受到基隆和汐止方面的暴徒沿途狙擊，但終於到達台北，隨即配合台北市的警力組織一支堅強的巡邏隊，實施威力制壓。台北市和各地的暴徒已聞知國軍部隊抵達台灣增援，因而分作鳥獸散，各地秩序也在三月九日前恢復，暴徒們那裏知道我們增援的部隊只此一營憲兵而已。至於六十二軍開抵台灣已經是三月十六日的綏靖時期，事件已過去了。

豈是共黨蓄意製造

由於「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問題衆說紛紜，筆者因置身其間稍知事件片羽，僅略述已見聊作參考：

一、有謂二二八是共產黨挑起的暴動事件。因爲「二二八」三個字合成爲「一共」字，那就是共產黨選擇這一天發動，依筆者及許多警界的朋友和同學們的看法並不盡然，相反的認爲二二八事件純屬偶發事件，事件肇因於專賣局（現改稱公賣局）的緝私人員，因取締延平北路第一劇場一處零售菸攤，不慎手槍誤傷乙老嫗，這個老婦人在送醫途中死亡，圍觀羣衆將緝私人員扭送，因該緝私人員身着黑色中山裝，被誤爲是警察人員，遂羣至市警察總局與罪未得要領，因而轉向長官公署（今行政院址），請願的羣衆多爲剛由被徵往海外服役的軍伕，也難以看熱鬧的民衆、人數逐漸增加將近二千餘人，在長官公署門前集結，爲公署警衛所阻，并向天開槍數發，請願羣衆一聞槍聲，匆惶走散請願未成，而公署門前却遺留着羣衆逃離時拋棄的大批木履和腳踏車。當時長官公署不設門衛，平時只由張和謀兄率同便衣六人負責門禁。不論是共產黨或是其他人，要發動一個大規模的羣衆事件，事先必定要有計畫，應該偵知公署內衛的人數、裝備等要件，如果是共產黨發動的，難道這一點常識他們也不懂嗎？區區七員門衛，能擋得住二千多羣衆嗎？何況爲首的一些人都是受日本軍訓的青少年，如果硬說是共產黨發動的，當天陳儀已經成

為樓中囚了。但事件發生後數日，台北縣治的板橋仍舊是一片平靜，台北縣警察黃局長每日服裝整齊單車到警務處述職來往自如，而板橋市的林日高（日本老共產黨員事件後曾任省府委員），他家在警察局後側，與警局械彈庫近在咫尺，他儘可糾集羣衆和其他各地暴徒一樣掠取武器和進行武裝暴動（二二八被暴徒掠取的武器預計可以裝備一個步兵師），林日高在整個事變中始終一無行動，一無行爲：若謂中部的共產黨員的謝雪紅，不就是參加二二八而且是首要的領導份子，但一個很重要的關鍵，謝雪紅參加二二八并非當天就參與，而是等到台北方面的亂源蔓延至中南部才出來領導的。至於中共與日共，在事件當時是否扯上什麼關係，則不在本文範圍，筆者無意在此妄加猜測，但有一事尚是事實，當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前夕（三月廿六日）也是，胡宗南部隊攻下延安之時。在此時間，國民黨在台灣還正在萌芽茁壯的階段，共產黨能否在此時段有力量發動如此大規模的羣衆事件嗎？因此持二二八事件是共產黨發動的論調，識者應該不會苟同的。

二、謂有關二二八是CC想排斥政學系的陳儀於台灣之外所發動的說法，筆者一個碌碌小市民當然不敢推論當世大事，不過按常理說，陳立夫、果夫昆仲從政辦黨都是秉持蔣公介石意旨行事，而陳儀在當時也同為最高當局依畀方殷的一員大將，姑不論陳氏兄弟與陳儀有無過節，以一個剛任命一年餘的方面大員，而假以羣衆事件將其驅離，最高當局是否能循其陳氏兄弟所為，智如陳氏兄弟當然比任何人更清楚，況且CC門下諸

賢除具有雄才大略之士以外，還要具備陸軍上將的軍銜，用以同時接替陳儀任警備總司令兼職呢？何況在被認為與CC有關的台灣省黨部此時仍僑促在館前街一隅，要發動如此大的場面應該是不可能的。

三、有關二二八事件死傷人數的爭論：最近官方及媒體先後登載因二二八事件而死亡的人數，并擬擇地建碑追念！官方資料死亡的人數是三百餘人，嘉義火車站每年由政府以外人士所舉辦的二二八慰靈祭人數是說被殺的有二萬餘人，海外部份人士所發表的死亡人數則謂多達五萬餘人，與官方的統計差距約一百八十倍，但官民的雙方數字都沒有區分男女和省籍，以二分法來推斷就以嘉義火車站每年所舉行的「慰靈祭」的二萬人作基準，全省除澎湖，及東台灣二縣因當時資訊簡陋，交通阻斷，等消息傳到上開縣市已經是三月上旬就整個事件大致已經平息，因此這三個縣份受事件波及的微乎其微。姑以全省死難的人數為二萬餘人推計。台北縣是大縣，死難的人數應該在一千五百至二千人之間，一場近二千人的大屠殺，應該是屍積如山，血流成河，前面說過，在事件的全程中（即二月廿八日至三月八日恢復常態止），板橋及縣下各區也很少聞到什麼血腥味道，時隔四十五年板橋地區六十歲以上的人們應該記憶猶新，查訪他們便可知道當時實際情形，若謂被殺害的地點不一定在板橋一事，可能海邊或者在烏來深山，但深山應有枯骨埋留，沿海必定有浮屍，遍訪這些地區的居民也可以得到一個答案。再退一步求證，本省戶籍沿襲日據時

代管理嚴密，以台北縣而言（含現在的宜蘭縣），把全縣自三十六年三月一日（二二八當天是沒有發生流血的）至五月八日止全縣死亡之人口登錄，甚至包括失蹤人口、幼童，或是老翁全數都算在因二二八事件而被殺死難的人口，也可以得到一個「疑似」的數字答案。但可憐的是提出這些屠殺數萬人數字的非官方人士，在二二八當時，有的還在襁褓中，有的甚至還沒有走出娘胎。難怪李登輝總統在前年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答復詢問時說：『二二八我還在讀大學二年級，沒有什麼嗎？』以台北縣市而言實在沒有什麼嗎！

陳儀在二二八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究竟是替罪羔羊？或者是兇殘的槍子手？上述事件只有留在史家去作參考了。

陳儀在我們福建以及到台灣，他的操守，是很少爲人所閒話短長的，他在離台前夕，曾有詩感懷：

『平生事業悲劇多，循環歷史究如何，癡心愛國渾忘老，愛到癡心便是魔。處世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廿年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飢荒』，他的晚節雖然沒有好好的保全是事實，但他爲官廉潔是大家所知道的，至於說一旦沒有做官生活便發生問題，那未免言過其實了。

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